







弓手雇錢建炎元年增置弓手二年民戶後錢更增數

一多寬剩錢興五年起發九年罷十年六月再封

羅本道四年拘收罷諸州曹官當直散從官雇錢宣和五年

總制至於官戶不減半後錢建炎二年六月拘收

庫南在京吏祿在京官員雇人錢州十二路起一萬四千

貫之類又令項起發則免後錢之在州縣者日益少而後人

無祿者眾矣夫使民出錢募後而退其力未為非良法也而

反取其錢以贍他用既取其錢以贍他用則必且白著而後

法不得不壞何謂後法壞今天下州縣之胥皆浮浪之人而

鄉村催科專責之保正長是也以州縣浮浪之人行遣公事

索民誠甚然未易改也臣不暇論君夫鄉村保正長任催科

之責破家蕩產者性性而是獨奈何弗救乎且夫保正長催

科非後法也以保甲法亂後法而行之也臣請後法與保

甲法之異

臣謹按熙寧四年八月十一日行免役以鄉村第一等

一人戶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第三等人戶分為上

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戶分為上下二等者長於第

一第二等戶輪充一年一替與免戶下本年後錢一十

五貫文如本村上等入戶數少即更於第三等內從上

輪充壯丁於第四第五等二丁以上輪充半年一替並

不出納後錢戶長於第四等召募有人丁物力者充一

稅一替逐料夫盤纏錢五貫文此後法也

臣又按熙寧三年三月九日行保甲凡十家為一保選



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  
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  
都選主戶最有行止心力材勇為眾所服及物力最高  
者二人為保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  
之保丁此保甲法也

後法者五等簿長也保甲法者魚鱗簿是也五等簿者以通  
縣計之自第一至 以其戶強弱各自為簿魚鱗簿者以  
比屋計之自第一都至第幾都不以其戶強弱併為一簿各  
自為簿即第一等之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上戶第二等之  
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中戶以其力略相等故其後均併為  
一簿即或一都之中適多強戶則歇後之日長或一都之中  
適多弱戶則歇後之日短或一都之中適皆弱戶則於其中  
不得不推排一二以為強戶則無復歇後之日以其力相殊

絕故其後不均此甚較然矣方行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而已  
與免役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  
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  
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

元豐賦役令諸鄉村主戶每十戶至三十戶輪保丁一  
人充甲頭並頭催租稅常平等錢嘉祐以前未有此

今

元祐多復舊隨即紛更紹聖二年二月詳定所言鄉村每  
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其保丁輪充甲頭皆最下戶  
人既不服事率難集按大保長各二年替耳以都保租稅輪  
二人分一稅一替而罷甲頭於是催科悉用大保長矣由此  
言之大保長催科尚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也今士大  
夫固耻言安石之為人乃若章厚則指為罪魁皆知其殘忍



不恤敢於斷喪祖宗深仁厚澤之意而獨世守其刻薄之遺  
弊為成憲臣實未敢萬古復法一王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  
行之方今仁聖在上宰輔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矣謂為  
無人能斟酌損益以通其變臣亦未喻且今之困民力誠非  
一事而後害最大中人之家破湯相繼有以仁聖在上宰輔  
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如此乃坐視斯民最大之害持章  
厚所為者若出於三代之舊而不敢議有輒議者不過付之  
有司坐見條申嚴行下以塞人言臣尤未喻也陛下加憫  
元元基於赤子誠不以臣不肖妄論成憲下臣此章令侍從  
臺諫而下推究其所自來而雜議之要不以保甲法亂校法  
雖未足以盡寬民力實大惠矣臣不勝拳拳

封事 紹熙三年

臣一介疎遠才不逾眾人而多病早衰齒髮頽變久無榮進

清顯之望間者將指湖湘罷弗勝任嘗上奉祠之請乞使醫  
藥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為不肖婦以畿節留之郎舍賜  
對使殿初無建明而天顏開懌玉音溫厚曾不數日擢貳冊  
府又未幾用以為皇子嘉王府贊讀官極一時儒者之遇臣  
誠不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勝大懼無以塞遭值之責  
日夜思念獨有與二三僚友共秉一意為大王道古今父子  
君臣之際入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成孝敬長恩愛無負任  
使之意死且不朽蓋嘗讀書至文王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  
土季者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今日  
安否何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文王色憂行不  
能正履則必反覆為王誦之曰是可以為法事親若文王則  
受命作周本文百世功德見於雅頌願王慕之做之勿以為  
小可及也至漢戾太子之傳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



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完結而亡告則亦必反覆為王  
誦之曰是可以為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子不相  
保而望恩歸來之憂天下悲之願王警之懼之勿使萬一有  
此也賴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而太王姿稟純明嗜好辭少  
不自貴倨喜親書生每得僚佐危言極論則深信而不諱忌  
至若周之所以得則歛衽加敬漢之所以失則頓感不忍聞  
也邇者主譽日彰人心日附臣與二三人者竊相欣賀以為  
陛下有子國家無疆之休也今竊有惑焉會慶誕節  
陛下闕上觴之禮而弗講長至大會 陛下復闕稱賀之禮  
而弗講群臣迫休妄窺聖意臣固知 陛下自違豫以來雖  
及康復尚弗便於乘輿而怯風霜雖然非所以為訓也何者  
區區陳說無過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况觀往古無  
過紙上之習必不能如家傳之法今 陛下上虧三宮之權

而下責小臣陳詎於家嗣以庶幾寡過則雖抱血誠之忠未  
見其補將以逃斧鉞之誅而已楚王自言人之愛其子者  
亦如余乎 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  
而偶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願使講讀皆為空言名曰  
輔導安用臣等此所以痛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臣以多  
病早衰齒髮頹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方申祠請以便醫藥  
不忍默默昧死為 陛下一言以冀省悟伏紙流涕不知所  
云

是時 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  
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  
政序內翰李燾獻之所撰也朔日丞相進呈 上云可  
別令人撰入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  
辭免起居舍人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陳賻除起居舍人其忽拜除命  
懼不逞居伏念其跡庸之資淺陋之學重以病餘齒髮衰  
介在衆俊是為陳人而自再入脩門疊冒殊渥甫綴郎曹遂  
領冊府終及半載復有今除且夫侍立記言舉世之所攷信  
直前論事在廷之所觀瞻冒而居之實逾涯分而亦非所以  
安數奇之迹全情共之探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亟寢誤恩  
以輕公論十一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陳賻兼權中書舍人竊以  
攝官承乏暫時使令力所克堪不當辭避惟是掖垣之職閑  
係非輕蓋辭令不工則不足以發明主德封還不競則不足  
以慰鴻公論苟非其人難以一朝居也伏念其才藻衰落無  
華國之文志氣銷隨無回天之力若使嘗試為之必見闕誤

此所以聞命震惧瀕至控免而况環觀在廷英俊林立或  
數器終効一官則寢此誤恩改恩改畀他士不惟寬小已矣  
二之憂亦足成公朝選衆之羨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曲從  
所乞四年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繳奏劉煒與監司差遣狀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劉煒言議禁載移  
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臣寮上言乞賜寢罷二月六日  
三省同奉 聖旨今以次官書行劄付臣須至奏聞者臣竊  
以劉煒嘗為監司以言罷去今既旬歲循省云久 陛下念  
之再與元來一等差遣此乃朝廷起廢之常典人主棄瑕之  
美意求之故事前後施行似此非一蓋亦無可爭執者矣獨  
緣特降 批旨稍開事体即與尋常行遣不同此後省所以  
不無疑惑須至論奏臣愚欲望 聖慈特垂天聽收回批



旨將劉煒只依常行起廢事例候有關次隨宜差使如此則雖臣書行而當官之人可以自安不至再有煩瀆且亦以克劉煒煩言滋至之累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奏月詔中

繳奏刑部大理寺鄔大為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吉州奏勘到百姓鄔大為說合已斷人李一討合游六等各持杖行劫朱三家穀物賊滿按法寺稱其鄔大為准條為絞刑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二月十四三省同奉 聖旨鄔大為依斷令臣書行緣事干人命須至奏聞者臣竊詳上件斷案止以鄔大為所帶劫穀木檐堪以害人定為持仗強盜賊滿五貫合決重杖處死設若不以木檐為杖即計贓須滿十貫方得死罪死生之分在於木檐稱仗不稱仗毫厘之間此不可不謹也臣嘗習此矣在律仗謂兵器杵棒之屬餘條稱仗

准此恭惟本朝列聖繼作刑日益輕以為杵棒之文該未明則犯法者易陷刑者衆於是重立兩條案嘉祐編救賊盜門其一云應持竹鎗竹杖磚石之類為盜堪以害人者並同持仗之法此謂苟持竹鎗竹杖磚石堪以害人之物而為盜者即為持仗以明但持所須之物為盜不得稱仗矣其一云將鎌檐刀斧之屬於人園林陂野內偷割禾穀蔬果盜刈柴薪之類元非積聚者并將篙楫盜取空船或持鞭杖偷趁亭畜雖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抗拒者依不持仗竊盜法此謂苟持鎌檐刀斧所須之物而為盜即不為持仗以明亦是持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始得稱仗矣上件兩條合為一編載在敕文則有司承用可以參照不至舛牾至於元豐編修舊敕一時不深求嘉祐以前立法義意輒將上件兩條為為兩門其一條在名例門云諸稱仗者持竹木磚石之類



以害人者同其一條在賊盜門云諸於城外竊盜無人防守持持所須之具者並為不持伏注云謂抹所須金刃船棹頭等物負項搭畜項鞭之類蓋自將兩條離為二處即凡用持仗之法只據名例門立文凡用不持仗之法只據賊盜門立文而兩文始不相參照無所斟酌矣兼詳元豐剛定嘉祐教願倒本文已失初意竊疑詞附做故法節略數字便成承又備細法檢其自元豐迄今有司遵用蓋不知重報者幾千人矣今來鄆大為之獄只是布袋并搭即不曾施威力若用嘉祐舊教即若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明矣且夫前朝立法本持所須之物為盜其意非是欲以害人雖斧刃不謂為仗本持既害人之物為盜其意是欲以害人雖磚石得謂為仗但論其盜有無欲害人之心不計所持是不是堪害人之物原情定罪此春秋之義也又云持仗在外空手入屋罪至

死者各減一等即雖持仗若其時不以入室可以減等又云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並同不持仗即雖持所須之物若其時施威力抵拒可以加等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元豐改作離析教文今來有司尚循謬誤臣愚欲望 睿慈特將鄆大為之罪從未滿十貫條特貸命斷遣仍乞以刑部大理寺擬斷官吏並且免坐失入之罪仍乞將見行條法送剛定所據嘉祐舊教將兩條刪潤併入賊盜一門以憑遵守臣聞中興之初重修紹興教今已有指揮用嘉祐舊法故元豐教多在釐改之科數內持仗一條當時有司偶失參攷尚未逮正今來若行剛潤初非翔新衝改而 聖主好生之德公朝從恕之風自今以始益深益厚愚民無知雖似幸免而天聽甚卑宜享其報此臣所以拳拳也所以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或難臣曰嘉祐勅稱以鎌櫞刀斧之屬必繼之以園林陂野即若持此物入有人居止之室便得稱伏臣竊謂不然園林陂野固是與有人居止之室相對立文竊詳元敕有持仗入有人居止之室竊盜者依不持仗強盜條定斷之文却無持所須之物入有人居止之室強盜者依持仗強盜條定斷之文以此推見只是辨盜者所持本意安在苟是持堪以害人之物入屋為盜雖竊盜可以加等依強盜條故為之立文苟是持所須之物入屋為盜即雖強盜不可以加等依持仗強盜條故不為之立文以其文之有無曉然明甚伏乞

睿照得旨改劄

上 嘉王劄子

某等皇恐僭越有迫切之懇仰干 王聰近者 主上車駕

再不過官率執侍從相與論諫至於一再而 上意猶未決中外惶惑計無所出獨以為能贊乘輿之決為 主上言此者莫如中官能通官禁之情為中官言此者莫如大王又以其等忝為寮佐辱知最深亦宜為大王言此以成父子之盛德迫於公論不容隱嘿某等竊謂父子之愛根於天性假如主上稍惑愆於朝謁恭想重華未必便有間言只緣乘輿已為衛從羅列百官下司夾道起居六軍萬姓望塵踴躍伺候移日俄復中輟以此極駭觀聽反招謗讟又既饑弗得食勞弗能息長嗟浩嘆往往盈路都人寒心恐有不則此皆大王之所親見中官之所與聞也今不為計後悔何及其等欲望大王力請於中官以調娛主上為已任備極左右之養順適起居之節上意有所不樂則為之彌縫下情有所難通則為之啓導至過宮日分期於必信號令已出風雨不渝如此則



比內權愉外廷悅服中宮母儀之美配於古人大王子職之  
譽顯於天下蒼生賴之社稷賴之宜惟女中之光儲君之福  
哉

直前劄子

臣侍罪右史日侍清光恭觀陛下大昕視朝天顏肅穆垂  
衣拱手尊嚴若神凡所施行悉中機會凡所延見曲盡謙勤  
未嘗有一語一言匆猝過差一趨一步俄頃失錯可謂動容  
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矣近者車駕過宮日分與引班直換  
後之時百官有司伺候移日竟成中輟各自引退臣切惑  
焉何者平居暇時曾無過舉何獨至於六飛戒嚴百辟就列  
却乃深處九重都不為記近在旬月頻違常度者哉而軍民  
籍籍妄生謗議轉相倡和無所不有臣雖至愚固知陛下  
之不如所云也反覆思惟乃得其故蓋自往歲之冬聖意嘗

有不能釋然者矣為之震怒至於愆和首發威斷痛有行遣  
由此一掖之內人人自危宦官嬪御皆有歸過君父之心往  
往故作緣由欲開間隙每至期會上曉中襟所以或於臨軒  
而爽興居之節或於命駕而虧號令之信陛下天資仁厚  
不察其為誤已臣所以深惜陛下無故而得怠荒之謗也  
臣聞人主之心當與天同今夫太虛清明天之體也將以潤  
物則為雨露將以動物則為風雷將以成物則為霜雪俄而  
開霽天體湛然纖翳不留三光如故若夫人主喜則為賞怒  
則為刑刑賞既行更何疑滯心宇泰定即天德也豈容鬱鬱  
有所不快自古帝王蓋有處世故之難遭人倫之變者矣要  
以宗廟社稷付託為至隆天下蒼生關係為至重莫不先定  
其心期於克濟是故父母未順舜有南風之歌兄弟不咸周  
有棠棣之煥是皆轉禍為福身致泰和不聞以此自累方寸



今陛下上有重慶之親以慈儉聞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  
故聞而官三朝累世曠古所無歷觀載籍之傳最得聖人之  
幸而又邊鄙不寧年穀屢豐一時賢才略在朝列只守成業  
已謂小康若懷遠圖可以大治而又以九州之富無供養有  
闕之虞以萬乘之尊無使令不足之恨志所欲為胡鄉不可  
則陛下果何所不快於心歟况夫怨不在明患生所忽方其  
因循但曰細故寢以悠久遂成後憂則尤不可不慮何者一  
國之勢譬如一身血氣標本首在貫通必有壅塞便生疾恙  
若乃咫尺君門杳如萬里今日近延某事明日阻節其人日  
復一日莫以為恠人心益益主勢益益就有奸檢未時為利  
則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可以移雖是擅傳指揮將亦無從  
覺察或放散儀衛或革退僚或圖謀宮闈或激怒軍旅萬  
一有此臣恐陛下孤立而身拜無以效區區矣然則陛下何  
不務自節宣以養氣體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  
宜居則享燕閑之福而直為此怙快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  
一之憂哉臣嘗謂愛君之至莫如詩人見於南雅樂只君子  
之辭不一而足至於不能自樂則風之山有樞雅之魚藻皆  
以為刺作詩之旨豈是容悅誠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非其  
已之私也臣不勝拳拳願附於詩人之義惟  
陛下留神幸甚



上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奏狀劄子

繳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閱二月三十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張安仁該進呈安奉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會委了畢兩局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  
解帶合轉一官未曾收使今來為係入內內侍省付都知可  
將上件兩官特與依黃邁昨任省官日例於階官上轉行一  
官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竊詳祖宗以來文武官磨勘  
立為止法二百餘年守之舊矣至武功大夫不可轉橫行則  
尤為嚴密前後臣僚論奏非一臣不復悉數今來張安仁指  
揮用安奉壽皇聖政會要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  
轉一官將上件兩官與階官上轉行一官若遂轉行即徑入



橫行蓋其陳乞之詞以為兩官轉一官不為踰越而  
陛下俯從其請亦以為兩官而轉一官不為僥倖云爾檢准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敕諸軍立功將士轉官礙止法人  
緣經戰陣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今二例回授無以激勸於是  
始立武功大夫三官轉行橫行一官之法恭惟 壽皇愛惜  
名器獨不吝於戰功豈不欲徑許轉行橫行以厲闔士而詔  
書諄諄行示優異必累三官方轉一官何也誠以二百餘年  
遵守止法而一旦創為異恩不但回授亦必以戰功三官方  
得轉行則上不廢祖宗之制而下可以勸將士之心也今也  
安仁迺欲以進書解帶兩官比之戰功又少一官而轉橫行豈  
不破累朝之成憲紊隆興之新法啓庸人之覲心沮壯士之  
聞志乎且今來指揮引用紹熙元年七月十八日黃萬善例  
臣竊謂黃萬善事例已是失錯自合改正若已曾經施行便為

永制則臣所未之聞也竊見紹熙元年張國珍以武功大夫  
任統制官及十年有旨許用趙圭例轉遙郡臣寮論之竟寢  
前命而不以趙圭為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 陛下之所已  
行也又鄭大亨以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職事脩舉有旨許  
用王公昌例轉遙郡臣寮論之亦寢前命即不以王公昌為  
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又 陛下之所已行也仰見  
聖心本無適莫何獨此等却但因循此臣所以敢為  
陛下言之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  
臣不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三月十三日奏

第二狀

臣昨論奏內侍張安仁橫行不當自惟疎遠小臣驟蒙任使  
而輒違忤天威死有餘罪恭奉御筆依自来體例施行仰見  
聖心優容詞旨溫厚如此益自感激不容但已蓋臣已取索



到吏部尚右名籍并已行清過干照逐一稽攷自陛下臨御以來即無似此體式緣有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敕節文吏部奏檢照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敕武功大夫實歷七年用七舉主並轉橫行三省同奉

聖旨導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 聖旨指揮

施行此 陛下初政所以示信於天下而臣之所當守者也

歲嘗降特旨郭果等八人總戎閩外宣力為多 並特轉

一官吏部申數內郭果郭杲由世卿李思孝各係武功大夫

並合轉右武大夫緣有上件 聖旨指揮導依紹興三十二

年十月十七日已降指揮未敢便行擬轉續奉 聖旨竟令

回授且夫帥閩之臣比之省職難易勞逸大段不同兼之是

陛下始初特恩而猶以有司申審竟令回授今來若以張安

仁放過臣恐諸將解體矣此臣之所不敢已也若以為見任

省官便可轉行則又不然 祖宗舊制入內侍省使臣守

資至內殿承制即更不得磨勘轉至副使宣和以來方許係

守資內殿崇班以上磨勘依吏部法轉至諸司副使項康元

年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兩省官稱職任恩

數請給並遵 祖宗舊制上件存留照用指揮係是見行即

無衝改以此可見省職即無指定都知押班許轉橫行之法

况自淳熙十六年以後內侍官轉行橫行不過二人黃邁新

知省事用該過 登極及製造 皇后禕衣了畢梁彬以在

壽皇駕過重華宮此乃峰高授受之際千載一遇豈得與

恩同年而語哉由此言之藉使廢法從例則亦無例可攀臣

不免上違隆旨辱三論奏區區欲望 聖慈特賜宸宥前命

止今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補外



其一介疎遠素無榮望不謂  
西掖書生所領不過及此極欲勉強庸篤少效尺寸伏念其  
將指湖湘嘗得心脾之疾痛不可忍至於失汗大肉消陷幾  
死者再矣每念此疾唯不復作且即死忽自今春日痛一  
日心甚懼之服食俱廢不惟職司弛慢難安亦恐朝謁僮仆  
非便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與在外待闕合入差遣一次或檢  
會前請與之祠祿以便醫理倘未朝露當有歸班圖報之日

內引劄子

臣頃因奏事妄心竊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為而厭多事雖  
蒙矜納不謂遽忤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  
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夫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  
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儼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

六十五度之間或差頃刻則其始也必早為晏其積也以春  
為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乎治  
天下皆群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天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儼如君德不強  
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宜積  
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群臣之官曠群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  
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群臣  
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為無過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為  
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強而諛問迎合之計中也是  
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謹因其憚改作  
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免若此皆諛問也因其近聲  
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官禁因其樂厭飲也則有  
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免若此皆迎合也其甚者諛惡定



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夷狄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說問之計中則君子日跡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察於實而眩於無為之名特姦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恭惟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遇事輒斷罔或留難有言必中靡容榮惑君德如此足以當高宗宏濟艱難之志光紹壽皇摠攬乾綱之業矣我祚以來其見於明効大驗如不信近習而請託前直之弊息不來將言而察探羅織之獄衰不尚獨斷而宰相執政之俗擬行事不繁文而百官有司之職宏定則又漢唐以來君德所不及也臣猶慮聖志務在無為而進自強之論誠恐陛下以此德濟此治効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者而巳恭以

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持反掌之易耳臣竊見聞者擢用同姓為大臣有以故事爭之者陛下勿疑也雖大臣有以紹興聖訓逡巡不敢就職而詔旨一宣不可回奪二三大瑞解罷省事能以片紙出禁中雖左右朝夕之人欲籲哀乞憐而不可得此則陛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蠶爾小臣白身補受被封駁者再矣而陛下久不忍決監司郡守差除不當甚臣論列至於數四蓋逾月而後付出此則陛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陛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耳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牧反黨之易此臣所以拳拳也

緣奏論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

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黃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錄黃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黃裳



不肯書讀輒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敕當與不當臣不復論忽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繳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也今者黃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為是歟抑以為非歟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以為非則當罷黜今也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謂不明賞罰倒置臣竊以為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喜權任數以此為益林之術則是姦回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為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祖阻之君二三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回之佐不謂清朝有此過舉臣頃嘗奏事屢言君德當與天同每

象淵聽曲加獎納今夫天發生則為雨露肅殺則為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雪霜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裳所言悖理傷道笑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出其章播之公衆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裳所言止於為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懷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違忤遽有遷改今乃名為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絕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人自疑黃裳雖去何以繼之強顏默默誰無愧耻隨事正抹未知所終則此除之後將先給舍竟為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敢默默也欲望 睿慈少霽 天威收回成命令黃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以為來者之勸



臣昨日奏給事中黃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放成  
命且今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  
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闊略黃裳違忤  
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  
供職指揮瑣闥官今已數日臣愚窺度或者陛下以為無  
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  
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為陛下誦  
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  
嘉之翊日語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  
失李藩裴垵進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三臣等既不能廣  
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  
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川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  
其去李藩裴垵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為

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  
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為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權  
璠三疏駁之尋令官書書讀璠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璠不  
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其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黃裳  
典出納顧不留璠自助竊為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璠給事中  
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異宣在雷同朕以卿再三奏  
去勅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璠出特賜象笏其  
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苟  
迹故程堦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為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  
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為嫌而敢於留璠而高宗天賜  
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為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為  
改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以贊  
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勿吝



裴垣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舊其職指揮以爲聖  
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繼臣不肖亦得與江漢方  
卿同托不朽曷勝榮幸取 進止 五月朔日

### 論史官劄子

臣嘗具奏竊見唐大順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玘等修  
宗懿宗傳宗實錄始丞相監脩國史杜遜能以三朝實錄未修  
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奉駕部員外  
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脩之踰年竟不能編一  
字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今史院檢討皆是  
兼局更出迭入有同傳舍至修撰亦以從臣兼之往往多近  
上春渥之人率不淹入去掌機政大槩一年之間方議立條  
例均分卷帙而出院多矣則一朝鉅典無由就緒東大體重  
豈容空過歲月提領大臣須至取旨立限奏篇臣恐未免逐

急率謀取具臨時草草述書而無以發明盛德大業傳信萬  
世要亦非秉筆者稽故之罪而其勢必至此者無事官故也  
近年李燾洪邁以待制相繼脩史不領他事而後以新國史  
方及成書以臣愚見兩制臣僚位望已貴若委以史事自當  
冷局不過一二年間就速須更遷除雖曰專官亦必久任今  
職名中有祕閣脩撰右文殿脩撰并舊有史館校勘等三官  
三館脩書官名曰郎察御史監補外之人皆得除授若將此  
三職名置為史官以二年為任自史館校勘之類供職進  
祕閣修撰又補左右文殿脩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俟有  
雖就迂次對如李燾洪邁兼領可也則是史官與郎察御史  
可以別至從班事休略同有專官之類無冷局之嫌若兼  
典責成有人况在 祖宗朝雖諫議大夫以上皆兼出為  
祿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為諫官則今以修撰為職而以供



職史院者為史官蓋舊章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量才

事唯 陛下裁幸 繳奏陳源除入內內侍 押班狀

臣去國日久初不詳陳源得罪之由及者之有司見得事法  
實遠外沒入家產一時同惡相濟之人如徐彥達李重質亦  
各編管信籍及許逐便以來間有 命則給舍臣寮亦未論  
奏然後知陳源得罪於高宗蓋 服用或礙於乘輿等語不  
下於宮禁禁路鈴正使實供斯後所謂小人之無君上者也  
故自 壽皇及 陛下初政至於今日乞群臣有言悉舉開  
納前後施行已降指揮有司所共遵守也今者押班之除後  
省封還直於天威詔勉善讀而臣適暫攝西掖若亦書行便  
嘗命詞臣不知若陳源者將何以為之詞也若未詳臣前日  
之言因為之詞則是異其罪狀於天下適以彰其罪用之

失若但揣 陛下今日之意別為之詞是以 壽皇及初

政以來施行群臣之言所降指揮駁而不用即為此詞將進

退或戾於君父矣臣必不敢奉詔臣愚欲望聖慈少霽威嚴

追寢除目勿以螻蟻之微 敢遏風雷之命而加之罪則

臣之幸也聖時之盛事也臣不勝拳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樞密院劄子去謝深甫為給事中已書

繳奏白身彭燾補官狀

准中書門下送到錄黃奉 聖旨御前書寫文字白身彭燾

上等實及一十年依已降指揮與補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

伏觀今年五月四日樞密院劄付臣寮上言樞密院送到錄

黃一道為御前書寫文字薛宗補官臣茫然不知所從欲乞

行下薛宗所屬官司取見入役年月據實保明委及十年方



與取旨補官則臣有憑據乃敢書行伏候敕旨睿思殿庫供到本庫契勘薛宗於淳熙十年正月十一日差克御前上等書寫文字睿思殿庫掌管官物祇應至今實及十年已上即無在假不在司月日保明是實申聞事五月四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與書行其薛宗已書行補授去訖今來彭燾即未見得本人應得上項指揮臣愚欲乞檢照五月四日聖旨指揮行下所屬保明施行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心刻初

繳奏閣門承受趙銓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黃一道為成忠郎閣門承受趙銓用因該人使到闕應奉及一十番得轉一官公據乞將回授封贈父母令臣撰詞給告須至奏聞者右臣據吏部供到狀契勘趙銓見係閣門承受所授成忠郎係該遇

皇帝登寶位引用紹興三十二年指揮預行補授成忠郎其餘應于合得轉官因例酬資即無許收使餘法指揮又據司封供到狀檢准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臣寮上言二省同奉聖旨今後封贈並依司封見行條法施行本部除有曲全禮鍾闡已放行回授封贈父母休例外自淳熙六年已降指揮之後別無命官帶吏職放行封贈休例臣愚欲望睿慈將趙銓所乞回授封贈指揮特賜追寢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奏狀劄子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

臣恭覩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講慶壽之禮足以歡兩宮之心  
除蠲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小大之臣莫不手額欣  
抃延頸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予次意  
者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分矣忽奉

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果有以見九重燕閒未嘗不軫懷動  
舊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  
而人之關繫有重輕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  
哀榮之典宰執臺諫屢嘗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勳臣  
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曉不敢不為  
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政于今四年言聽志行曾未



有君臣之間而倉卒不審使出脩門揆之經義未為中節然  
而待放郊外屏居山樊省咎陳情亦既累月陛下誠怒之歟  
則策免舊章皆可覆視誠不欲其亟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  
但解機政或以內祠領使間奉朝謁則為正者進退唯命夫  
復何辭若猶鞅鞅望稟命不度則持憲臣察豈容但已然  
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  
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特此也趙維以  
抱病不痊均佚舞郡

陛下強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遜贖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  
暑出峽竟以舊恙卒于官下萬里旌輓道路惻然雖雖動業  
不敢違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損益何為恤典遲遲至  
今至如尤袤三朝老儒而  
陛下之潛於僚友也最蒙睿簡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

章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置推等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  
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乃未曉者二  
也非特此也開峽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鎰贖付之吳  
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抗之力也

陛下方將召見闕庭行承微秋杜之禮而宋及請挺後致仕  
故九以為傳聞失實屏申奏而不信豈非託重於挺愛之欲  
其生子

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挺之  
威望敵國之所窺覲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之恩信士卒  
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  
亘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  
則今置挺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  
之後而念不至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雖然臣所云云  
特謂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



子仁者介在閑散人不稱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功雖  
父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  
旄非叙遷之官也告廷乎號非私昵之賞也無故而取之則  
交結之誘在于仁適足以禍已無故而予之則非沈之患在  
聖朝不足以勸人况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  
中又有外宅婢阿閏用炮烙刀刃之刑害宮阿鄭等蓋嘗繼  
寺定斷其官覺察矣又皆以議功僅從追奪即其怙勢奸法  
見於奴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畧如此其他妨碍臣未暇  
數以煩天聰臣不勝拳拳欲望

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速賜罷寢下以光華王  
德尊重名器而亟因羣情舉行能觀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  
也搢紳之願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八朝十一

### 第二狀

今日月十二日恭奉

御筆付下臣昨奏繳張子仁除節度使事奉

御筆為係勳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頃至再有奏聞

右臣昨不揆愚賤嘗緣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退惟螻蟻

抗雷霆言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 御筆令臣書行

惟 聖度如天曲賜容忍而又親灑宸翰明示風旨顧臣

人尚敢違忤雖然臣聞脩當行之政者足以慰僉望之清

無故之恩者足以未謗讟之口臣前所奏固知子仁之為

臣子也但方群情嗷嗷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放而罷命未

聞趙雄告終而恤典不及凜然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

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鉞於閑散庸繆之臣宜先者反後宜

緩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僉望者惶



惑而謗譏至矣此所以深為聖明惜此事體且大邦吞舊勢  
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於隣後裔孰與專帥聞者之為重此  
事理曉然豈唯群臣雖予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念慮則  
亦於此恩數踴躍不安矣臣是以不敢隱嘿須至再三庶幾  
熙朝不以無故之恩而先當行之政恭惟陛下聰明仁厚  
遠鑒三五儻蒙少霽威嚴下來狂傲而今而後天意豁然萬  
彙之間群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見施行憂在疆場則便須  
慮置上以承兩宮之志下以盡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  
患如是則國家尊榮朝野忻豫雖勳舊子孫憑藉寵靈窮極  
富貴亦物議之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不當  
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一件連粘  
在前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奉明辭行

上嘉王劄子

某輒有愚悃仰禪王聰竊惟去年之秋聖駕久不過宮中外  
憂懼計無所出嘗賴得大王密啓中宮使容調護已而六飛順  
動萬衆懽呼莫不以為皇后作配之德叶於闕雅大王奉親  
之孝遠過曾閔也今者太母生辰近在數日而又未年慶壽  
適降指揮既行討論亦合奏稟朝野顛顛欣逢盛事儻若清  
蹕之詔或不如期則是奉觴之禮又成虛廢必與議議徒玷  
聖明區區以為在今日之謀莫若申去年之請如蒙大王加  
聽肯為達群下之情共想中宮樂聞必能贊九重之決如是  
則慈福為之滿意重華為之歡顏主上之孝德無虧中宮之  
婦道益著而大王今聞布於天下一舉而數美具不可不勉  
也又况會慶重明兩節相繼其為事體尤涉觀瞻外而使容  
陪在廷之儀內而禁衛希從駕之澤動靜之際關繫非輕稍



有參差更足憂慮則是自今以往全賴大王母子俱賢彌縫  
此事今夫臣庶之家骨肉相保父祖尊長豈無失誤之時妾  
孥宗從必致扶持之力正以一門利害各切其身不同他人  
可以坐視天下雖大義同一家而已某忝在府僚不敢隱嘿  
于犯威尊皇恐死罪

至如留正吳挺魏王夫人等事並未處分此固非大王

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官庶知外間仰望之切其由稟

擬進日蒙王喚到構禮殿備好字便封奏

又劄子

某等輒有僭越之請仰于王聰重明聖節中外皆望車駕過  
宮祥臣已是說不行了別無靠處只靠得大王入裏頭究轉  
調護兼是車駕過官事亦不當外廷理會才到得外廷理會  
須至張皇却不便穩且告大王因宣押次奏知中官多方勸

贊期於必出若更因循日久歲深兩宮忽有此少不足利害  
非細某等忝為府僚竊以為大王子職莫急於此故私布之  
恭惟留意幸甚

又劄子

某僭越再有申稟魏惠憲王夫人之喪已降指揮許國公群  
官持服在大王是為伯母有合行禮數只緣上意遲疑未敢  
陳請然外間議論却謂大王有此欠闕頗損聲譽不審因宣  
押次可以奏知中官亦略提起只得降一指揮許到魏王府  
燒香奠慰便是了事區區併乞留意

繳奏傳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皇后親屬訓武郎閣門看班祗候幹辦御前忠佐軍頭  
引見司傳昌朝已該歸謁得轉一官特與轉行令臣書行臣



取到吏部案見得傅昌朝昨來將皇后歸謁家廟恩例轉行  
一官吏部告示本人勘會從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指揮其  
在內有應奉不係理年出職一時推恩補授名目之人依條  
作非况補授欲將自降前項乾道八年七月八日指揮後來  
似此補授之人亦合一體止令轉至  
訓武郎止今來  
本人已轉至訓武郎所乞轉官有礙前項指揮去訖臣今若  
與書行即合行下吏部遷轉其吏部係是守法去處准前告  
示不敢放行則是徒奉成命於本人實無所濟臣愚欲望  
聖慈收回上件指揮庶免煩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  
奏聞伏候 敕旨 九月明奏 二十

直前劄子

臣聞天不可俄度也而示人易地不可俄測也而示人簡是  
改天地之神 而萬物有所恃者以其易簡也帝王之德配

於天地亦若是而已其性

陛下臨御于今五年省刑薄斂天下皆知其為仁兼聽廣納  
天下皆知其為恕而近日以來忽事褊斷尋常指揮動出意  
表天聽甚高入言難入群臣惶懼莫知所為以臣愚昧孰慮  
而究觀之則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何者臺諫對班多是隔  
下間有論奏亦無施行入以為 陛下怒臺諫矣然經筵侍  
講妙選法從而黃艾首預識擢 陛下何嘗怒臺諫乎給舍  
封駁旋被改除雖蒙留中不即處分入以為 陛下怒給舍  
矣然王府姻善付以元子而黃裳終見信用 陛下何嘗怒  
給舍乎留正無故乞解機政出郊數月猶未予決入以為  
陛下怒大臣矣然隨班上壽之請朝奏而夕報可至欲使以  
左相為上公 陛下何嘗怒大臣乎甚者或以致仕而恤典  
不下則紛然竊議曰 陛下惡人言死彼李端友備數館客



卒於邸中賻贈隨至然則 陛下豈惡人言死耶或以乞去而亟請不獲則又紛然竊議曰 陛下惡人言去彼卒棄疾召為大卿即去為帥至欲以次對寵其行然則 陛下豈惡人言去耶臣故曰孰慮而究觀之則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終歸於仁恕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或寒暑乖錯晦明反繆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矣而天度固自若也聖德罔愆而或喜怒失節舉措過差者必有誤聰明之治者矣而聖德亦自若也以是言之則不怒臺諫不怒給舍不怒大臣皆陛下本心也而况於惡人言死惡人言去豈陛下之心哉而又况自夏徂冬稍闕過宮之禮遂謂陛下以疑阻虧孝養又豈 陛下之心哉夫不察聖心而見其形似若諫而力爭之是宜天聽甚高入也雖然群臣孰不希寵何苦自絕雨露之恩孰不畏罪何苦自干雷霆

之譴而孜孜半年爭此數事 陛下亦盍反求而徐察之乎若 陛下於此數事反求而徐察之曰吾心寬大本無所怒今若有所怒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和平本無所惡今若有所惡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孝敬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苟有其人苟言其事則是誤 陛下者也所以誤陛下者將以孤 陛下也至其甚矣夫不察 陛下之心而以形迹諫爭者群臣之罪也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而不察人之誤已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 陛下誠以本心之所存而徐察之則知人之誤已者矣知所以誤已則外廷之黨論可破外廷之黨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外廷之黨論破兩宮之情意通天下尚何事耶以此圖大功可也不暇遠圖以此為小康垂拱而責成何垂拱而責成則鍾鼓絲竹



樂與同尊俎祚席樂與今同臺地鳥獸樂與今同無不可也然則陛下何且為此鬱鬱使天下徒日夜沟沟也臣最微賤最荷恩寵不勝忠愛之心為陛下白發其端而不敢盡言惟至明至聖為社稷大計為富貴崇高遠慮而加省焉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是日因奏慈福宮加上尊號已有指揮未審重華宮何故未講此禮以臣攷古來聖人多以彌文綉禮交權上下今陛下方自疑阻稍闕問安之節若因此盛典併行於兩宮臣意壽皇須更開喜遂歷舉漢唐以來故事及德壽宮禮數上大喜曰此是好說卿可到都堂宣諭宰執明日奏事商量偶記得孟饗前齋宿不是奏事日分遂奏云明日宰臣以下齋宿無奏事上曰如此只就景靈宮齋殿奏事因奏臣小臣輒發此議已是僭越宜

敢承 聖旨宣諭大臣以臣愚見只合待大臣奏事陛下自以聖意指揮即尤見陛下孝敬之德臣不敢領 聖旨上再諭朕遣卿有何不可遂到都堂具道上意是日趙知院在假葛丞相折簡相約請對比入文字御批十六日就景靈宮齋殿奏事與前言合諸公皆喜已而從駕孟饗遂奏事上意已變但云且許他

乞補外狀

臣昨不度踈賤妄有建白今月十六日伏准尚書省聚廳宣諭令臣不得說出伏念臣只是建議若行不行自在陛下則臣決自不敢傳布但緣當來曾蒙聖訓令臣傳旨與宰執大臣則知者已非一人若萬一有人說出忽達天聽即臣當坐漏洩之罪臣於此時無以自明臣不勝惶懼投誠君父欲乞聖慈與臣在外差遣或祠祿一次稍俟日久孤蹤明



白別賜收用實臣至願除已具劄子經朝廷陳乞外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是臣經朝廷陳乞劄子只如尋  
式更不說及此意伏乞奉照  
補外體

乞祠祿歸展墓焚黃狀

臣軀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伏念臣九歲而  
貧賤養

生喪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父  
而久官

湖湘遠離墳墓今七八年不獲展省以行焚  
每一念

下為之心折萬一湏先朝露即兩親竟不露  
澤臣亦

無以見於地下矣况自立朝委是尸素區區欲望聖慈矜憐  
表謝來日不多特與祠祿差遣一次使得展墓焚黃少慰存

沒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繳奏南班多慶轉官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多慶特與轉行一官今中書行在臣照得在法南班磨

勘實及十年方許轉行一官其多慶所乞係多方淳熙七

年體例止及八年欲轉行一官檢照得紹熙二年正月二十

一日指揮臣僚奏陳其有法者止當從法不得更引非法之

例令御史臺覺察必罰無赦自後有司常切遵守今來多慶

轉官正礙前項指揮自降前項指揮以後即無援例陳乞放

行事例假如放行即御史臺必須覺察聞奏適為多慶之累

臣欲望 聖慈將上件已降指揮特賜收寢所有錄黃官不

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十一明奏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陳傅良除起居郎日下供職不勝慚懼須至煩請伏念



其長朽罷駕誤玷班列久無補報實不違安昨嘗累具奏申乞從罷免或與在外及祠祿差遣俟命累月未准指揮今乃求去得遷若更冒然就職則是前請皆非真情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新恩以安愚分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

繳奏安定郡王子濤賜宅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子濤奏今踏逐到宅子一所乞照令德等例撥賜居止以便祭享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安定郡王見無住宅以便祭享殊失嚴奉之意合從朝廷撥賜宅子一所永充見任安定郡王居住以存事體今來所有子濤奏請商安府衙後宅子未審堪與不堪永充嚴奉香火欲乞更降指揮下臨安府契勘聞奏取旨撥賜仍不許其他官員指占亦不許將後子孫認為己業如此則前後承襲

庶免疊有煩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十一月六日奉

繳奏刑部大理寺易大明阿王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舒刑申勘到百姓易大明并汪清妻阿王斷案事人臣書行右臣竊謂人之親莫切於夫妻妻而與人謀其夫則生人無措者之所矣照得阿王嫁汪清生一女三子自紹熙元年與易大明通姦以來凡其夫汪清所與疑慮易大明者皆密以告凡易大明所與謀害汪清者未嘗一以告也據案阿王嘗受易大明之謀醉其夫以酒又從之學作麻索套子將以勒死汪清不果如是者又一年而後卒殺汪清當殺汪清也易大明雖以鐵尺打傷仆地未曾氣絕今阿王快取索來阿王紀恨汪清節次打罵亦有心要勒死汪清手解布機上麻繩付易



大明勒死之是不謂之同殺其夫乎在律謀殺條殺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昔人之意所為斯人慮者甚嚴密也況同殺之乎春秋之義魯夫人與弒公絕不為親禮也聖人豈忍絕人母哉與殺其夫雖子猶不得以為母以是為王法所當誅耳而貸不殺是無三綱而十惡之條廢矣臣自攝乏書姦人殺其夫之案或貸死者有之而未有如阿王之幸免者臣愚欲望聖慈參酌經律令有司別行議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六月二十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十二月八日奉聖旨訓武郎傅昌朝特與轉行一官今臣書行右臣九月二十九日曾具奏傅昌朝已礙止法兼違戾乾道八年七月八日聖旨指揮當蒙聖慈特傅昌朝轉官指揮留中不行去

訖今來又准送到上件錄黃臣實不敢奉詔且傅昌朝蠢爾小臣乃敢宛轉附麗煩瀆朝廷變亂法度以臣愚見不惟不當轉行一官更出合自宸斷別作行遣以杜絕來者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十月二十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進義副尉藍嗣祖昨在潛邸服勤有勞可特與轉承信郎今臣書行右臣據都官供到狀稱昨紹熙元年六月內給帖補該遇潛藩應奉推恩入共四名藍嗣祖章顯祖顏守忠王演各係白身並補進義副尉數內王演係收使昨該皇太子官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皇太子官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高宗梓宮發引賞轉承信郎見得二人各係收使兩官



賞方轉承信郎今來監嗣祖與二人補授年月事體一同即  
無上件合該收使賞典徑與特轉顯是不均恐非公朝待人  
無私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教旨  
三十一期  
二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